

巴学园

关于成长 · 关于教育 · 关于爱



丢三落四 的小豆豆

〔日〕黑柳彻子 著 赵玉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日] 黑柳彻子 著
赵玉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 [日] 黑柳彻子著, 赵玉皎译. - 2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0.8
ISBN 978-7-5442-4616-3

I. 丢… II. ①黑… ②赵… III. 儿童文学—短篇
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801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6-050

TOTTO NO KETSURAKU CHO

by KUROYANAGI Tetsuko

Copyright © 1989 KUROYANAGI Tetsuk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丢三落四的小豆豆

[日] 黑柳彻子 著

赵玉皎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小燕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60千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7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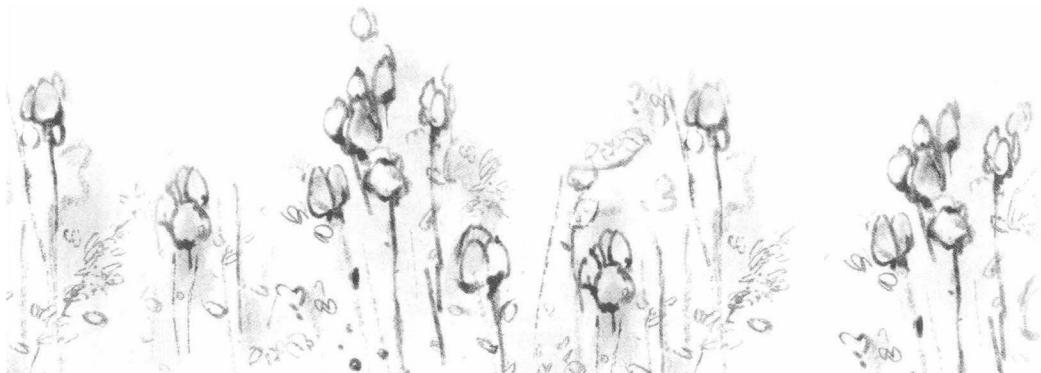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42-4616-3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缘 起/001	口 信/066
精进湖的风景/005	猫 粮/069
飞 面/008	西瓜脸/075
企 鹅/013	日 出/080
“看到了吗？” /015	金泽的香蕉/082
医 院/020	冲绳的猫/088
“我什么也没干！” /026	殡仪师/091
手 套/029	旧金山的掸子/096
车 门/033	纪念照片/103
麦克风/037	白日梦/108
相 扑/041	给儿子/119
裁 判/046	高 尔 夫/124
土 墓/048	月 票/127
暗 号/051	山 中 湖 的 马/133
日本联赛/053	奥 运 会 的 马/139
新 娘/056	伊 莎 朵 拉 · 邓 肯/145
驾 照/061	迷 路/150



多福感冒	/157	洗手间的镜子	/246
明 星	/160	新干线	/249
宇宙的礼物	/165	联想游戏	/254
“本地笑话”	/170	胆结石	/257
神社的鸽子	/173	甜 瓜	/259
“代我向你妈妈问好”	/176	婚礼祝辞	/262
纽约的火灾	/184	手好快	/265
“每人三块！”	/191	唧唧喳喳	/267
教育动物的方法	/197	河 滩	/272
连续九个电话	/205	招聘瘦脸	/275
短篇笑话集 I	/208	彩色电视	/279
短篇笑话集 II	/211	脸照扁了	/282
爸爸入伍	/216	赛 马	/285
即兴旅游	/223	清水寺	/287
养鸬鹚的	/233	俳 句	/289
“您是哪一位？”	/235	药 膏	/297
伊藤雄之助先生	/240	冒失鸟	/304
西 瓜	/243		



缘起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上天都必然赐予他一项出类拔萃的才能。可是，很多情况下，人们也许终其一生都未能发现自己的这项才能，而选择了别的职业。像爱因斯坦或毕加索这样的人物，则是正好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当我还是个女学生时，我感觉自己从这番话中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告诉我这番话的了，可能是我爸爸，也可能是到我家里玩的爸爸的朋友，或者是我伯伯。总之，我从第二天就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才能所在，兴之所至，我尝试了好多方面。

古典芭蕾、绘画、单杠、英文打字、训犬、西洋裁剪（现在应该称为“服装设计”了吧？可当时似乎还没有“服装设计

师”这个职业名称)、变魔术、练习骑马以求成为赛马骑手……这里面却不包括弹钢琴，实际上我从五岁起就开始学钢琴，可弹得实在是太不像样了，老师曾经说：“一万个人之中会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所以你也不必太担心。”毫无疑问，我缺乏弹钢琴的才华，这一点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此外，我还尝试了好多事，比如去教堂的主日学校演奏手风琴、练习自行车杂技、跳踢踏舞、演出歌剧、吹口琴、跳水等。说到跳水，我最高曾经从五米台上跳下去。不过我没有跟老师专门学过跳水。我清楚地记得在神宫游泳池跳水时，游泳池旁边的人见了说：“曾经有人用你这种姿势跳下来，结果跌死了！”于是，我放弃了跳水。

另外，我还尝试过参加教堂的圣歌队、打网球、去红薯饼店工作（我曾经在蛋糕店把手艺练得很棒，做的蛋糕都可以外卖，可是在试吃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吃光了）、包书皮、教八哥说话等。

可是，在我所有的尝试中，我不曾在任何一件事上显露出一星半点的才华。即便如此，我还是相信“我一定会有一项才能”！于是接连不断地挑战下去。

忙忙碌碌中，我从女子中学毕业了，我希望成为一个歌剧演员，于是进了音乐学校。但上学期间我又改变了主意，想当一个音乐评论家，后来又觉得当一个大提琴手也不错。就这么东想西想的，我毕业了。而且，由于一个偶然机会，我成了NHK的演员，从此开始职业生涯。但我还一直在寻找着，“也许有一样才能……”

这期间，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伤心的事实。

那就是，我非但没有什么才能，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马大哈！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的朋友们甚至说要写一个“笑话集”，来记下我的故事。

“怎么可以这样呢？”

不知什么时候，大家竟把我的糗事添枝加叶，变成笑话流传出去了。

比如说棒球吧，有一个故事证明我是一个棒球盲。据说我问教练：“为什么选手们不能往三垒跑呢？”

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再怎么不懂棒球，也不至于无知到这个地步啊。我问教练的原话是：“为什么左击球手不能往三垒跑呢？”

因为右击球手跑向的是一垒，一垒在击球手的前方，跑过去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左击球手却是朝后退着跑的，肯定会担心身后有障碍物什么的怎么办。而三垒在左击球手的前方，要是朝三垒跑不就好了吗？出于这种考虑，我才提了上面的问题。

看了我的解释，一定会有人觉得：不管怎么说，让击球手往三垒跑云云，不是很可笑吗？可是对我而言，还是有它的理由。虽然都是笑话，我还是希望流传出去时能够保持原样。

因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把自己闹的笑话原样写下来呢？于是我决定写这本书。

为了慎重起见，我查了一下《广辞苑》里“欠落”^①这一词条，字典上的解释是：“应该做好的事却搞糟了。”

一开始我觉得很好笑，可是仔细想想又觉得“哎呀，真难为

① 本书的日文名为“小豆豆的欠落帖”。——译者注

情”，那么多应该做好的事都被我搞糟了。怪不得人家说，我把“反省”两个字忘在妈妈肚子里了呢，看来这话很有道理……这么想着，我开始动笔。

精进湖的风景

我去了富士五湖之一的精进湖。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可我却不怎么了解。那是几年前的一个初秋，我在半夜里乘车到了旅馆。当时我和美国聋哑人剧团的演员们一起给美国电视节目拍外景，拍的是用手语来演绎小林一茶的俳句。

我被引入二楼的一个和式房间休息。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以后，拉开了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窗帘。宽大的窗子正对面是一座覆盖着积雪的山峰，湖水平静无波，澄澈透明，真是“风景如画”啊！

我顿觉心旷神怡，感叹道：

“真美啊！”

这时候，旅馆的大姐（或者是大婶吧）端着茶进来，听我赞叹“真美啊”，露出满意的神情，从小茶壶里把茶斟入茶碗中，一边说：

“就是嘛！”

我看着窗外的风景，越发感动起来，说：

“真是好美啊！”

大姐笑嘻嘻地说：

“大家都这么说。”

接着，我问道：

“这叫什么山呢？”

刹那间，房间里突然沉寂下来，大姐握着茶壶的手一下子僵住了。大约过了一分钟，大姐盯着我，奇怪地拖长了调子，缓缓说道：

“这是富——士——山！”

话音刚落，大姐的身影已经从房间里消失了。我还没觉出有什么不对劲，说：“哎呀，原来是富士山啊！”于是越发觉得美了，仔细地观察起来。大姐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梯，冲向前台，一边叫着：

“大家听着！黑柳彻子刚才问：‘这叫什么山’！”

当时在大堂里的节目组的同事们听到了她的话，后来转告给我。原来这座旅馆因为能就近看到富士山的全景而著名，而且二楼上我的房间是旅馆中风景最好的上等房间，可我却闹出了这样的笑话。

大姐的那句“这是富士山”拖音拉调地说得那么怪，大概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吧。也可能，大姐在想“她真的不知道”，而惊诧得目瞪口呆。这两种可能必居其一。

从那以后，当那座旅馆的客人们眺望着外面的风景，赞叹“真美啊”的时候，据说大姐她们就会说：

“您猜不到吧？居然有人问‘这叫什么山’！就是黑柳彻

子！”

可是，在我看来，我透过新干线车窗望见的富士山，和那里的富士山样子大不相同呢。

在这次失败的，或者说完全暴露了我的无知的事件之后，我因为工作关系去了福岛，看到了很多山。

自从精进湖之旅以后，我就留心不要冒犯和富士山有关的人士。所以，我在那些山中找到富士山以后，诚恳地说：

“这儿能清楚地望见富士山呢！”

当地接待我们的人士很抱歉似的说：

“哎呀，那可不是富士山。哦，我们都叫它‘吾妻富士’。”

后来，我又去了山梨县的甲府，再次看到了富士山模样的山。我小心翼翼地问：

“那是‘山梨富士’吗？真漂亮！”

甲府的人生气地说：

“那就是富士山！”

我没想到，从甲府也可以望见位于新干线的静冈那一带的富士山。

富士山可真让我头疼。

飞 面

我从小就听说过“飞面”。小碗中盛着荞麦面，你刚刚吃完，就会有面条从远处飞来，正好落在碗里。几次三番下来，当你觉得已经吃饱了，正要盖上碗的时候，面条还会钻过盖子和碗之间的空隙，飞到碗里。这情景已经在我脑海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永远不能忘记：从对面两米远的地方，面条“刷——”地飞过来，正好落在碗中……

“好棒啊！”

我一直这么想象着“飞面”。

大约五年前，我因为工作关系第一次去了岩手县的盛岗。到了盛岗，几位报社的人士前来迎接，邀请我们说：

“午饭我们去吃飞面怎么样？”

我喜出望外，不由得冲着旁边的人叫道：

“要吃飞面啦！”

我在梦里描画了几乎半个世纪的“飞面”啊！现在终于

要在本地看到、吃到正宗飞面了。我高兴极了，向盛岗最古老的“飞面店”走去，一路上乐得合不拢嘴，那幅情景现在想来还令人忍俊不禁。

飞面店是木造的老房子，我们被引上二楼。那是一间铺着榻榻米的大屋子，正中间有一条又长又宽的饭桌。我被安排坐在壁龛旁边，大家也都坐好了。

我环顾了一下房间，想看看面条会从什么地方飞过来，心想“拉门大开着，应该从那里飞过来吧”。

从门口到我这里约有两米远。我虽然以前就听说过飞面，可是想到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把面飞过来，还要正好落进我的碗里，不禁佩服极了。这间店的师傅们一定是经过多年苦练，才学会飞面的。

这期间，一只小盖碗放在了我的面前。这是一只黑漆的秀衡碗^①。揭开碗盖，里面是红色的。我兴奋不已，荞麦面会怎样飞过来呢？

我拿下盖子，朝碗里面张望，这时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记者教给我说：

“吃饱了的时候，请把盖子合上。这就是‘已经够了’的意思。不过，要是合得不够快，面条还会趁着空隙落进来，所以如果真的吃饱了，要快点合上盖子。”

“哇！”

① 秀衡碗是日本东北地区的一种碗，尺寸较大，黑底上描以朱红色的草木花纹，据传创意者是平安末期的武将藤原秀衡，故而叫做秀衡碗。

我更加高兴了。

“看来是真的。盖上碗的那一瞬间，还要瞄准那五厘米的空隙把面条飞进碗里，这门手艺真是神乎其神啊！”

我一门心思留意拉门那边的动静，不知道飞面师傅什么时候会到那里作准备。

在吃荞麦面之前，先送上了一些小菜，吃完小菜，终于到了“飞面”时间。我把碗筷捧在手里，作好准备，面条无论从哪里飞过来都没问题。

这时，我注意到一个穿着飞白花纹和服的女子站在我的座位旁。她站在我和旁边的一位男士中间，静静地一动不动。我有点奇怪，抬头一看，穿飞白花纹和服的女子一只手上托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盘子。由于我是从下往上看，看不到盘子上究竟放着什么。可是，对于坐在榻榻米上的人来说，有人站在身边，还是有点不舒服。于是，我问飞白花纹和服的女子：

“您要做什么？”

女子用很亲切的东北口音答道：

“给您的碗里放面条啊！”

战时我曾经疏散到青森县靠近盛岗的地方，所以觉得东北口音很亲切。

“放面条？是您把面条放到我的碗里？”

女子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回答说：

“是啊。”

“这就是飞面吗？”我又确认了一句。

“是的。这就是飞面。”

飞白花纹和服的女子亲切地说。我慌忙问道：
“可是，飞面不是应该从两米远的那边飞过来，落进碗里
吗？”

女子为难地说：
“这么汤水淋淋的荞麦面，要是从远处飞过来，会把这里
弄脏的，那就做不成生意了。”

记者们笑呵呵地听我们说话。我还不死心，追问道：
“不过，面条会不会偶尔也从那边飞过来呢？”
“不会的。”

我彻底失望了，最后问道：
“那么，您是从这儿把面条‘啪’地放进我碗里吗？”
“是的。”

确实，在我的对面和斜前方，每隔几个人，就站着一个
身穿飞白花纹和服的女子，她们手里托着大盘子，准备不断
把面条放进旁边客人们的碗里。

我一直以为面条会从两米远的对面飞过来，可实际上，
是一小口荞麦面从我头顶上“啪”地落进了碗中。

现在想来，这一门手艺也实在是非同小可。师傅的一只
手端着一个大盘子，盘子上放着无数个只盛了一小口面条的
小碗，另一只手还要配合我吃面的速度，把面条从小碗里
“啪”地放进我的空碗中。掌握时间非常重要，而更要紧的
是，如果托着盘子的那只手因为吃力或别的原因抽筋了，或者
没掌握好平衡，那么以她站的位置来说，整个盘子上的面
条就会全部扣到我头上。

汤汁非常美味，面条的口感也好极了。可是我在吃面时，

还是恋恋不舍地朝拉门那边张望了好几次。

我渐渐地觉得饱了，正要合上碗盖。说时迟，那时快，只一眨眼的工夫，面条已经“啪”地落进了我的碗里。速度之快，让我佩服不已，但由于这和我长期以来描绘的情景实在完全不同，我还是觉得很遗憾，终于忍不住说道：

“像现在这样，当要合上碗盖的时候，还是从两米远的那边‘刷——’地飞过面条来更有趣啊！可以借给客人一条围裙，那样就算是弄得湿淋淋的，也没关系了呀！而且，飞面技术非常高明的人，还可以像打台球那样，不要直着飞。比如说吧，两个人同时从拉门那边把面条飞过来，两团面条在餐桌的正中间相撞，‘嘭——啪——’，然后稳稳落进哪只碗里，让人大吃一惊，怎么样呢？”

可是，没有人赞成。

就这样，我的“飞面”之旅结束了。

大约一年以后，朋友永六辅君从盛岗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永君为人非常亲切，而且勤于动笔，他出门旅行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寄明信片。明信片上总是只写几行字，不过言简意赅。那张明信片上是这么写的：

直到现在，这边的记者们一说起你的飞面故事，还忍不住哈哈大笑。

看来有一阵子没法去盛岗了。